

## 南昌路,荡漾着街的灵魂

黄阿忠

上海原来是个海滩、渔村,后来慢慢发展成为一个闻名世界的大都市。我不知道上海这个城市规划是如何产生的,设计这条马路又是什么缘由。前些日子有人发给我一张南昌路的高清鸟瞰图,不知道是飞机航拍的,还是卫星定位导航拍的。打开可以放大,清清楚楚看到南昌路的走向和两边的房子。茂名路南昌路转弯角的南昌大楼的造型,俯视图是打了一只钩,如同老师批改作业一般,仿佛告诉大家,南昌路的设计方案是对的。

南昌路是上海的一条小马路,虽然说是市中心,却非常幽静,不太引人注目。两边都是住宅人家,商店也很少,居民买东西,一般会去附近的淮海中路、瑞金二路。

南昌路从设路命名开始到现在,一直保持着它的风貌。路名几经更改,而路的走向不变;路面N次重铺,却依然保持光彩。90年过去了,上海的版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南昌路还是静静的,不声不响地保持着原来的面貌,一直走到今天。其实,南昌路随着时代的变化,也是有一些改变的,就像是歌词“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一样。然庆幸的是,不管它怎么变,却仍保存着南昌路岁月的“包浆”。

偶尔见过南昌路弄堂一房间,拐弯上木质楼梯,感觉材料很好,房间不大却温馨。让我想起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

中的一些镜头,和我在意大利罗马西班牙广场边上看到的、雪莱写诗的小房间也很相像。或许,那些承载着岁月的房间就有我们平时说的“包浆”。也正因为这些“包浆”,使得南昌路有了历史内涵。

漫步街道,街面布局不紧不慢,或是直接进入门面走上楼梯,或是带一个小院,即入敞亮的房间,却总是保持它的幽静。街道两边,分布了很多弄堂,弄堂的样子各有不同,有闻名的“上海别墅”、有普通的居舍和所谓的新式里弄等等。不管是什么式样的弄堂,一般都有造型不一的黑漆铁铸门,有直线构成的,有半圆合拢的,也有花纹组合的,它们跟着建筑风格而立于南昌路。那是一种腔调,透出了浪漫的情调,与之两边的梧桐树搭配,充满了视觉审美。

弄堂里靠边停着轿车,墙上挂着空调外机,空中横拉竖拉的电线,人们在这里生活,充满了烟火气。梧桐树挂满了悬铃在风中摇曳;弄堂内轻轻地飘浮的雾气烟火,烟火熏染了岁月;岁月与雾气相伴。

我不由想起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寒山寺。我想,人气、烟火气,晨雾气,应该是生活的灵魂。

南昌路沿街有一二开门面的小店,经营范围随时代潮流、时尚而变化。有买服装的,款式新颖别致,属私人订制;有卖饮料的、咖啡的,属于走过路过的风景;有精

致的小饭店,菜肴、样式独特,属于浪漫情调。这些店铺和20年前的概念完全不同,这里有生活、有文化、有情调、有品位、时尚、浪漫、审美,人们的需求已经不是单纯的吃饱穿暖了。

南昌路有故事,也有历史人物。法国梧桐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似乎在说话,它见证了南昌路来往的人群。在南昌路茂名路的鲜花灌木丛中,树立了印度诗人、文学家泰戈尔的雕像,他深邃的目光注视着天空。我仿佛看到林徽因挽着诗人的胳膊,搀扶他观看着这座城市;泰戈尔披着长袍,在徐志摩、林徽因等的陪同下缓缓从茂名路缓缓走向南昌路。我想起泰戈尔的诗句,“生活充满了激烈和纯粹,世界上总有记忆在运行”,仿佛是在说南昌路。科学会堂绝对是南昌路的灵魂,当科学与艺术相遇,便胜却人间无数;南昌路雁荡路口有一老饭店,当年刘海棠、钱君匋等文化名人经常光顾,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墨宝。我想起林风眠在路边的小屋,正想着做石匠的爷爷,和出走的母亲。他笔下的静物、器皿、花、果,有南昌路的浪漫;他笔下的鹭丝、飞鸟,虽是纤细的线条,却有着石匠的刚强;他笔下的仕女总有母亲优雅的影子。他在南昌路的小房间里作画,在流年之中看沧桑岁月。

或许你的初心在梧桐树下,在生煎包店的门口,而街是你成长的启蒙;家是温馨舒适幸福的港湾,街则是通往家的道路,是生成梦想的起点。童年的记忆,是模糊的幸福轮廓;少年的时光,是背着双肩包,走出的梦境。

## 万美之中秋为最

窦玉红

生的使命,终于可以停下匆忙的脚步,以轻盈的姿态拥抱大地,叶落而归根,与世无争。

我凝视着掌心的这枚落叶,阳光下,她每一条脉络都清晰可见,仿佛岁月在她身上烙下的印迹。那种由绿而黄的色彩,是如此自然、安闲,让人心生宁静。那种飘然坠落,随遇而安的坦然,便多了些许的禅意。我托着她,仿佛在守护一个美好而易碎的梦,即便此刻她离开树干,也要把最后的气息注入泥土,让生命生生不息,来年又是一树葱茏。

“万美之中秋为最”,将目光移向天空,秋日的天空如宝石般,蓝得纯净柔和而美丽缥缈,通透澄澈而迷离高远。几朵洁白的云彩在空中飘飘悠悠,就像此刻人的心境,随想起“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这句诗,让人无端地勾起些许思绪来。是啊,

人的一生,总是有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不尽如人意的经历和苦

难。而秋,带给我们的正是这种历经风雨后的静默安然,是欢笑悲伤后的飘远释怀和风轻云淡。

在许多人眼中,秋天是用来寄托愁思的季节,是萧条落寞的季节,是让人容易想起很多往事的季节。但她更是成熟收获的季节,粮食进仓瓜果飘香,那红黄黄的果实,饱满得让人心动;秋天带给我们还有人生的安详平和、豁达超然和成熟深沉。

古人云:“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一叶落而知天下秋,雁南归而晓秋之深。倚窗听风,撮一袭幽香,温一壶月光,让心灵在柔美的季节里起航,在静怡的夜色里徜徉。此去经年,不为花开,不为叶落,只为在流年里让自己的心宁静一些,淡然一些。人生几何,今又逢秋。秋天恰如人生的中年,人生亦如这秋天的况味般,在经历了春华秋实,漫长的岁月沧桑磨砺后,正在逐渐充实、成熟,一切都自然从容、适度取舍,进退自如……

## 第一次长途行军

景青

至今我还记得,当年参军在江苏镇江高丽山小商庄三个月的新兵连集训结束后,我们将奔赴泰州某团驻地。隔着长江的近300里漫漫路程怎么去?连长告诉我们:长途行军,于“八一”建军节前启程。高温酷暑,还要背负装备,对我这个身材单薄的学生兵来说真是巨大考验!然而军令如山,根本容不得你思考。

7月31日午睡后大家开始整理行装,傍晚饱餐一顿。基于高温天气,连首长决定昼伏夜行,部队于7时左右开拔。从军营向镇江进发。第一次行军而且又是夜行军,对我们这些新战士而言充满了新鲜感和神秘感。行军途中不准说话,只听见军鞋与地面摩擦的声响。记得当晚的天气闷热异常,不到一小时就汗出如浆。浑身上下已经没有了丝干,汗水还渗透进背包,浸湿了被服里的棉花胎,更要命的是脚上开始起泡,每走一步就龇牙咧嘴。终于来到镇江,穿越市区后到达六圩轮渡码头。不一会儿轮渡到了,大家依次上船。带队首长关照,轮渡全程大约需要45分钟时间,上船后大家抓紧休息。下船后还要走几十里地才能到达宿营地。上了轮渡大家也无心欣赏夜色中的长江,我只是看了几眼就进入了梦乡。记得上岸时大约在凌晨两点,由于在船上小睡了一会儿,大家又重新打起精神,天蒙蒙亮时终于来到了此次行军的第一个宿营地:原邗江县施家桥的一所学校。

说是宿营地,其实没一张床铺,我们就用教室里的课桌拼成床,冲凉后准备睡觉。班长说现在不能睡,需要热水泡脚,然后挑泡,否则今晚就走不动路了。于是烧水泡脚,然后由班长等老兵为我们一个个挑脚泡,将里面的水悉数挤出。洗好衣服袜子后倒头便睡,不一会儿都进入了梦乡。起身后,班长命令我们: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把内务卫生整理好,给学校师生留个好印象。于是我们又将一间间教室恢复原样,并且打扫得干干净净。晚饭后又继

续出发,没走上十里地脚底脚趾痛得紧,一步一趟,休息时许多人坐着就瞌睡起来。这时带队首长告诫我们,千万不能睡,这一睡就很难再站起来。大伏天的苏北平原没有一丝风,闷热无比。衣衫再次被打湿,汗水照例又渗进背包,但再苦再累再疲劳,我们必须向前向前向前!

队伍后面始终跟随着一辆军用大卡车,也称为“收容车”,旨在收容一些病号或是实在走不动的战士。然而当这辆车慢慢地驶过身边时,借着星光,我没见到上面有一个兵。于是默默地告诉自己:这是入伍后的第一次考验,千万不能掉队,千万别上这辆“收容车”,坚持到底就是胜利!都是十八九岁的年纪,个个都是争强好胜的主儿,将面子与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于是我们个个都坚持着,没一个掉队,也没一个上“收容车”,带队首长为我们竖起了大拇指。就这样我们终于坚持走完了第二夜和第三晚的路程,先后挑了三次脚泡,终于到达泰州市,之后由军车将我们接到了目的地——某团驻地。

在复退后的漫长人生中,每当经历艰难困苦时,我都会想起18岁那年的第一次长途行军,并牢记“吃苦也是一笔财富”的人生哲理。



日照金山

汤青摄



马骏书

## 可颂

西坡

可颂是Croissant的音译。

许多人知道“可颂”,是因为见过“可颂坊”的店招。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可颂坊”是都市里比较高档的西饼屋的标识,现在它的“战线”好像收缩了不少,或许是竞争过于激烈的结果。

事实上,“可颂”不仅是一个品牌,还是一种西式点心。

“可颂坊”的企业形象标识,是一枚月牙形的面包,好比“奔驰”汽车的厂标“方向盘”那样直观,所有需要传达的信息都在里面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创意。

在国人眼里,“可颂”仅仅表示像牛角或羊角形状的“面包”。至于“牛角”贴切还是“羊角”合适,只能根据个人的经验判断。一般来说,相对于牛角,这种形状的羊角比较少见。不过问题不大,《庄子·逍遥游》曰“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这里的“羊角”,正是表示弯曲、盘旋的意思。在有偏执倾向的人看来,“可颂”必须是弧形的,否则就要考虑归属其他品种的可能。

就像老主顾知道的那样,“可颂坊”并不只卖牛角(羊角)面包,林林总总,难以复述,“可颂坊”是不方便成为“可颂”专卖店的。

查法汉词典可知,Croissant是“新月”的意思。那么,“可颂”最恰当的称呼应该是“新月面包”。

绝大多数情况下,语言的生命力并非掌握在编撰词典的人手里,而在人民群众的手里。在我所知的范围内,没有一个人对着“可颂”言必称“新月面包”,倒是“牛角面包”“羊角面包”不绝于耳。人们丝毫也不觉得它们俗气。

朱自清先生写过一部非常好的散文作品集《欧游杂记》,他在“巴黎”篇中写道:“巴黎人吃早点,多半在‘咖啡’里。普通是一杯咖啡,两三个月牙饼就够了,不像英国人吃得那么多。月牙饼是一种面包,月牙形,酥而软,趁热吃最香;法国人本会烘面包,这一种不但好吃,而且好看。”

我无法确认朱先生的“月牙饼”与我们的熟悉的“可颂”可以完全对应,但以为它们重叠的概率不低于百分之九十。

法兰西民族颇具浪漫情调,表现在点

心上也是一副“松松垮垮”(内在结构蜂窝状、网格化),真正的“点心”,远不如英式小松饼、德式扭结饼那么扎实。

我注意到Croissant还有一个义项,是指土耳其的国徽。其“新月抱星”的图案,沿袭了奥斯曼帝国的国徽套路。

难道“可颂”与奥斯曼帝国有什么勾连?

传说1683年奥斯曼帝国大军包围了维也纳。久攻不下,他们便想出偷偷挖掘地道以突袭维也纳。不料,这一举动竟被一个早起的面包师发觉并报警。维也纳方面便集结精锐之师一下粉碎了帝国的阴谋。为了纪念这次重大胜利,奥地利人把面包做成了如今土耳其国旗上的新月模样,即“可颂”的雏形。

那么,“可颂面包”又怎么影响了法国?路径是奥地利女大公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嫁给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之后带去的。

上述的“发明”和“传输”过程,原是不相干的两则传说,我把它们捏在了一起,希望这样的拼接没有显出逻辑上的过分荒唐。

历史从来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传说行。

大凡说来,不外乎硬面包、软面包和酥皮面包三种。“可颂”肯定属于第三种。形状饱满,表面平坦,色泽金黄,奶香丰沛,纹理清晰,层级分明,外皮酥脆,内里柔软,观之无光,摸之无油,是其基本品质。就滋味而言,偏甜或偏咸,都不是“可颂”主旨。恬淡而不猛烈,雅致而不刺激,体现出它与其他花式面包不同的格调。

我十分佩服那些“可颂”拥趸,他们踏进西饼屋从不东张西望,直奔“可颂”而去。须知标准的“可颂”,既无炫目的光彩,亦无刺激味蕾的禀赋,对于重口味尤其吃惯毛血旺者,简直“嘴里淡出鸟来”,只有真正的知味者才能体会酥皮里透出的缕缕幽香,那是怎样一种心旷神怡的高级享受;又仿佛不喜欢喝咖啡的人永远不能理解喝着又浓又苦咖啡的人那股痛快劲儿。

通常来说,“可颂”是牛角(羊角)形的,而牛角(羊角)形的,不一定是“可颂”。这是对的。可是,现在到西饼店、超市买“可颂”,几乎不见“牛角”“羊角”,大多呈橄榄形或长方形,令我奇怪:是工艺复杂所致,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有人说,“牛角(羊角)”多用牛油,“橄榄”多用植物油,由此作了切割。

你信吗?反正我不信!就让他信吧。

## 凭阑但觉秋肥

潘玉毅

人有高矮胖瘦,四时也是如此。以身材而论,春天是苗条的,夏天是丰腴的,冬天是消瘦的,而秋天则是冬天在减肥之前的状态,可以用“肥”来形容。

秋天肥,是因为生长在秋天的草木虫鱼肥。

“焦陂八月新酒熟,秋水鱼肥鲙如玉。”此时,水里不只有柔情的秋波,还有肥美的鱼儿。鲈鱼便是其中的一种。秋天的鲈鱼肉质紧实,洁白肥嫩,葱炆清蒸,味极鲜美,这正应了《舌尖上的中国》里的一句话——高端的食材往往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有意思的是,鲈鱼之爱,不只局限于今人。1700多年前,有着“江东步兵”之称的张翰因为思及家乡的鲈鱼、莼菜之美,弃官而归,从此,中国的文人雅事里便多了一个“莼鲈之思”的典故。

而在江南,是时新秋蟹最肥,这从街知巷闻的俗语里就可看得出来——“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意思是说,秋天的风一刮,蟹塘里的蟹纷纷爬到人们的餐桌上来了。无论三门的青蟹还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俱是如此。此时的蟹甚肥,雄蟹有膏,雌蟹有黄,就连最挑剔的食客也纷纷献上了赞美之词。因是赶上菊

## 水满

崔立

有水溢出来呢?

某一天,不知道是因为用的时日多了,还是因为倒满的水,在我拎着玉米杯走动时,“扑通”一声,杯口的位置突然上下裂开了,杯子里的热气也伴随着杯子下端掉落“砰”的声音,顺势洒在了地板上,还好我及时地躲开了,不然一定就洒在裤子上烫得找不到北了。而这裂开的地方,像是用一把锋利的刀具齐斩地切开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水满则溢。坐在桌子前,突然想到了

这四个字,又似乎想到了其他什么。

第二天,我从茶水间往回走,杯子里是半杯的热水。我不像以前那样小心翼翼地走路了,看到熟识的同事,很自然地打招呼,看一下杯子的热水,稍有颠簸,却完全不会洒出来。

这个发现,突然让我兴奋。再坐回到一楼办事大厅的服务窗口内,我想起了那满杯和半杯的热水,脸上也不似原来那样的局促和紧绷,面对要办事或是咨询的相关企业的男男女女,很平和地同他们做着交谈,时不时送上一个友好的微笑,或是真诚的点头。

一段时间下来,同事们都说,你变了,好像换了个人。我疑惑,我变了吗?怎么就变了?我有些茫然,又很快释然。